

指纹

下

高原 主编

中国大陆第一部网络侦探推理小说集

移动中的密室杀人 盆景杀人案 世界杯期间凶杀案
魔术卡车杀人案 红磨坊杀人案 三十四只新皮鞋
情人河之谜 星际争霸杀人事件 一桩过分张扬的谋杀案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指纹

下

高原 主编

中国大陆第一部网络侦探推理小说集

移动中的密室杀人 盆景杀人案 世界杯期间凶杀案
魔术卡车杀人案 红磨坊杀人案 三十四只新皮鞋
情人河之谜 星际争霸杀人事件 一桩过分张扬的谋杀案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指纹

日 立

185

指
纹

马亚男探长曾为耀光公寓 172 幢 105 室的谋杀案忙碌了一个礼拜，半个月后这个案子已经基本查明，犯罪嫌疑人也已逮捕归案并认了罪。可是这时候马亚男的心里却反而觉得不踏实，她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有些地方不对劲。比如凶器——那把西洋水果刀的刀柄上的指纹，就使马亚男感到奇怪；还有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奇怪心理，更使马亚男感到自己在这次调查里可能犯了错误。

不祥的预感似乎变成了现实，嫌疑人方面不知用什么办法从南方请来了鼎鼎大名的江泉律师。马亚男曾和江泉接触过几次，她觉得江泉会接这个案子，说明她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胜诉，这更使马亚男觉得自己的预感是正确的。

心神不定的她决定先找江泉、罗修他们来好好谈谈，说不定还能够在正式开庭前拨乱反正。而且自己已经在五天前接了其他的案子，也用不着怕被别人看见了会说三道四。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杨紫铃不是凶手？”

“有这个感觉，但我不很确定。从对现场状况的分析来看，留下的证据有相互矛盾的地方。”

“是的，我查阅了卷宗，发现里面有很多疑点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已经把卷宗上交检察院要求起诉呢？”

“江律师，事实上在五天前这个案子已经转交别人负责了。”

“不客气，叫我小泉好了，马姐。案子是不是转交给你的那

一位下属刘云飞刑警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是另一个警员。”

“好吧，不管他是谁，反正我都能为杨紫铃赢得辩护。”

“我相信你，小泉。”

马亚男看着自信的江泉，又说：“那么，你在和杨紫铃的接触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？她应该把事实都告诉你了吧。”

“不，她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什么！什么都没说？你不是她请的辩护律师吗？”

“不，是她姐姐请我来的。她姐姐和我在大学里是同一宿舍的。”

“那么，她为什么不说不呢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江泉苦笑一声，“她的性格。我那室友非常了解她妹妹。她告诉我说杨紫铃是个比较传统、保守的女性，善良、软弱而又有点神经质。她的性格使她容易受伤害，而她又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，她习惯于默认和息事宁人，她认为只要承担了责任自己就是安全的。可是有些事完全不是这样的！”

“你相信你那位室友的话？”罗修捧起咖啡杯，插问了一句。

“嗯，因为她不会说谎，而且她也没有理由说谎。”

“我懂了。那么你是说，这件案子即使不是杨紫铃干的，但是如果牵涉到她，她也会承认。但是，泉姐，你基于对以前室友的信任而去了解那个杨紫铃，这合适吗？我不是说你的朋友会欺骗你，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是会变的，也许那个杨紫铃已经变得连她姐姐都不能了解了。”

“所以罗修，你认为她会杀人？”

“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。赫尔克里·波罗说过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罪犯，包括你和我。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没错，每个人都可能是罪犯。但是，如果她是一个罪犯，她会拒绝我为她辩护，而傻乎乎地等着法官判下死刑

文书吗？不，不可能！而且，这案子中还牵涉到其他两个人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么，你的意思是凶手有可能是另外两人之一？”罗修明白了她的意思。”

“谁都可能都是罪犯。”江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

“我是这么怀疑的，但是需要更多的细节来为推论服务。马姐刚才也说了，现场留下的证据虽然充分，但有矛盾。细微之处的疑点往往会揭示整个事件的真相。”江泉认真地说。

马亚男笑了起来，将身子靠到椅背上，呵呵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即使杨紫铃拒绝你的辩护，你也要帮她找出真相。好吧，我会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案子的调查情况再说一遍。今天我找你们来，就是想把我自己心中的困惑解开，尤其是那个奇怪的指纹。”

“案发的那天是7月14日，下午六点半左右，附近的一辆巡逻车接到了报案电话。然后，大概十五分钟以后，我、小刘还有另外几个负责现场勘查的同志一起赶到那里。死者名叫高松鹤，今年二十八岁，是中关村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程序员。在凶案现场，死者扑面趴卧在客厅中央的餐桌上，下身跪倒在地，腰右侧处被一柄西洋式水果刀刺入。因为刀深深刺入没有拔出，所以现场没有留下血迹，甚至在刀柄上也不曾沾有。另据法医推定，死者是被刺后即刻毙命的，死亡时间为当天下午五点半至六点之间。”

马亚男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，掏出几张案发现场的照片给他们看。

“此外死者放在餐桌上的手边放有一堆扑克牌，其中有几张特别显眼，看来是被他拿出来的。”

“哦，是些什么牌，能说详细一点吗？”江泉若有所思地提问，似乎是察觉到了重点。

马亚男又掏出一本笔记：“b9bQr2r9b5rQr2r8r5b9rAb7(b



代表黑桃，r 代表红桃)。”

“你能肯定是这几张？”

“我能肯定，因为我们还发现在他的西裤口袋里有一张揉成一团的纸条，上面也写着那些扑克牌记号，显然那是密码。”

“密码？”田冶第一次插上话，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，“难道这其中还有别的什么隐情？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后来我试着破解了那串密码，结果是很好笑！”

“很好笑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马姐。”

“I love you Ring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江泉随口接道，接着解释说，“一个非常简单的密码，从黑桃 A 到红桃 K，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代表二十六个字母。据说这是几年前一些大学生在一起玩牌时发明的表白暗号。怎么，小冶你竟然不知道？”

“没听说过啊。”她吐吐舌头，狡猾地问，“泉姐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？莫非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小冶。不久前一个有关我同事的案子中出现过这种密码，是维破解的。”

“维？”田冶笑着看看罗修，却听她面无表情地哼出了一个词：“奇怪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。等一下再说，我虽然有个想法，但还不成熟。你们先接着往下说。”

“好。”马亚男端起桌上的咖啡，喝了一口，继续道，“我们推测，当时可能是高松鹤在向杨紫铃表达爱意。因为据我们调查，高松鹤这个人喜欢玩些小游戏，以显示自己的浪漫和卓尔不凡。我还推测，可能是高松鹤摆出牌之后，两人拥抱起来，做了一些比如接吻之类的亲昵举动，这时杨紫铃趁他不备，一刀刺了下去。”

“有这可能吗？”罗修疑惑地叫起田冶，和她即兴表演了一场谋杀秀。

“如果有一个人在他面前，他可能跪趴在桌上吗？”

“不可能吗？要知道那把刀的刀柄上有杨紫铃的好几个指纹啊，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明显地倒印在靠近刀身的刀柄上，我就是基于这一点才这么大胆推测的。”

“哦，那么既然如此，马姐你还有什么觉得不对的地方？”田冶不解地问。

“这个么，因为我们在刀柄上还检查到了另外两个指纹，一个是高松鹤的，一个是李魏铭的。”

“李魏铭是……？”

“对不起，之前忘了说明。李魏铭是高松鹤的同事和合租者，比他小两岁，看上去沉默寡言，是个内向的男人。”马亚男补充说明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两人的情况，“还有个女的叫潘芸，和杨紫铃是一个学校的同事，住在同一幢楼里，都是单间公寓，不同的是潘芸住9层，杨紫铃住28层。”

“那么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岂非十分有趣？马姐，那个潘芸是什么类型的女人？”

“她么，活泼、热情、敢作敢为，是现在那种开放型的女孩。”

“那么高松鹤呢，他又是怎样的男人？”江泉问。

“他么，很漂亮的男人啊。”马亚男带着一丝感叹掠了一下鬓角的短发，“人很高，在一米八五以上，体形健美，长相英俊，略带鹰钩的鼻子和露出两个酒窝的微笑真是迷死女人的利器啊！而且，他这个人在生活、工作中也颇潇洒，甚得同事和老板的喜欢，所以说几乎是个完美的男人。”

“几乎完美？马姐，这么说还是有一些缺点啦。”

“这倒是，善于交际，但不懂得把握分寸，自负、独断、不顾他人，这可能是他惟一的缺点了。”

“嗯哼，惟一的缺点，可能就是致命的缺点了。泉姐，现在你



怎么看。就我而言，我已经对这两个人产生了怀疑——如果我们相信性格会决定谋杀的话。”

“我也是，为什么那把凶器的刀柄上会有李魏铭的指纹呢？这怎么解释？”

“李魏铭说那是因为他与高松鹤合住在一起，所以经常用它。”

“那么马姐，他是不是左撇子？”

“这你怎么知道的？罗修！”

“从照片上一看就知道。”罗修指着照片上高松鹤腰处的伤口，分析说，“如果不是一个右撇子的人抱着高松鹤时杀死了他，就是有一个左撇子的人，站在高松鹤的身后杀死了他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怀疑李魏铭？”

“他完全有可能，而且他不会拥抱高松鹤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有趣的是潘芸也是左撇子。”

“嗯！”田冶一激动，挺起了身，“那么她也有可能是凶手啦，如果她恨高松鹤的话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小冶说得没错。如果是因爱生恨，不但会杀人还会搞嫁祸。马姐你都看到了，我希望你能把对他们两个进行调查时的口供告诉我们，好让我们进一步展开推理。”

“明白！我会的。”马亚男又拿出一个大笔记本，翻到某一处，递给罗修：“不过，如果不能解释那个指纹，那么一切推理就都没有用。”

“这个自然。”罗修点点头，然后专心致志地研读起关于两人的调查材料。

刘警官(以下简称刘):是你发现的尸体?

李魏铭(以下简称李):是我。

刘:你的名字?

李:我叫李魏铭。

刘：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

李：我是他的同事，而且我们合租住在一套公寓。

刘：那么你们认识有多久了，住一起又有多久了？

李：认识快一年了，到9月份是一年。合住在一起是今年年初的事。

刘：那么你和他的关系如何？

李：亲密无间，就像兄弟一样。

刘：那么他是不是什么话都和你说呢？他平时有没有什么仇人？

李：差不多吧，除非一些个人隐私。但是仇人这方面我想他是没有的。除了……

刘：除了什么？

李：没什么。

刘：没什么？你不坦白！说，是不是你杀了高松鹤？

李：不是。

刘：不是？你还狡辩！

李：我真的没有杀人。

刘：那我问你，凶器上怎么会有你的指纹？

李：那是因为我和他住一起，平时也用过那把刀嘛。那天下午切蛋糕的时候，他还让我去他抽屉里把刀拿来呢。

刘：哦。那么说说你发现尸体的经过。

李：好的。昨天是星期六，我们几个像平常一样聚会后再一起出去吃晚饭。五点五十分左右，我去银行取钱回来——因为那天轮到我请客。我来到我们说好的地点——公寓新村的花坛等他们。到了六点十分，潘芸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，匆匆地赶来了，她看见只有我一个在那里，有些吃惊。

刘：吃惊？为什么？

李：因为高松鹤和杨紫铃两人平时蛮守时的。

刘：于是你们就认为发生了意外，跑回去看？



李：不不，没有马上。我们一直等到差不多六点半才回去看的。

刘：哼！！你们为什么不打电话找他们而是回去看？你们又怎么知道他的尸体在家里？

李：不不不，不是啊。警察先生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下午离开的时候，他们两人还在家，所以潘芸见过了时间他们还没来，认为他们可能……

刘：可能什么？

李：就是那个啦。警察先生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，他们是恋人。

刘：哦，懂了。然后呢？

李：然后我就向潘芸提议去出出他们的丑，叫他们请客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一开门就看见高松鹤他倒在了地上。

刘：然后你们就报警了。你和潘芸是什么关系？

李：我和潘芸？我和她只是朋友罢了。

刘：只是朋友，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

李：我们么。警察先生，你知道我和高松鹤是兄弟，而潘芸和杨紫铃也是好姊妹。杨紫铃和高松鹤是恋人，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，就这么认识了。

刘：那么你认为她是怎样的人呢？

李：她？是谁，潘芸吗？

刘：是的，说说你对她的看法。

李：她么，热情、大方、可爱。

刘：你喜欢她？

李：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而且潘芸喜欢的是高松鹤。

刘：她喜欢高松鹤？说！你是不是喜欢她？

李：是。

刘：好，你刚才说潘芸喜欢高松鹤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李：这个是高松鹤他亲口告诉我的，而且从平时潘芸的举动

中也看得出来。

刘：是高松鹤告诉你的？他不是杨紫铃的男友吗？

李：是的。但是这不能阻止潘芸喜欢他啊，而且潘芸平时的表现只要是明眼人就能看得出。为此杨紫铃和高松鹤曾吵过几次，高松鹤事后都对我说过。

刘：他说什么？

李：那天，就是三天前。那天晚上他对我说：“小李子，千万不要找女朋友，不然你会被折磨死的，尤其是像紫铃那样的女人！天哪，有时候她发起神经来真让我受不了。”

刘：就这些吗，你说了些什么？把你们完整的对对话说一下。

李：于是我问他：“你们两个又怎么了？吵架啊？”他回答说，“她又因为潘芸就对我乱发脾气，愣是说她勾引我，还说我也对她有意思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说：“其实潘芸也真是不错的女孩，如果紫铃再胡闹，我就干脆和潘芸在一起了。”

刘：嗯，那么你认为如果高松鹤移情别恋的话，杨紫铃会杀了他吗？

李：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是警察。

刘：明白了，就这样吧，有什么事我会再找你的。

马亚男(以下简称马)：潘芸小姐，听说你是死者和死者女友的好朋友，是吧？

潘芸(以下简称潘)：是这样的。我和紫铃是一个学校的同事，又住同一栋公寓，所以经常在一起。

马：你也是由此认识死者高松鹤的吧。

潘：是的。

马：能说说你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感觉吗？

潘：那个我只觉得紫铃她真是太幸福了。

马：哦，是不是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？

潘：是啊。



马：那么你有没有为此而嫉妒杨紫铃呢？

潘：嫉妒？没有。

马：没有？潘小姐，我也是女人，我明白，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颗妒忌心。我看得出，你现在说到高松鹤时的表情。你喜欢他，是不是？

潘：警官，我明白了。我承认，我在开始时是有些嫉妒的，但是那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而已。紫铃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她和高松鹤很般配，我是不应该去横插一杠的。

马：可是我听人说，你平时在对高松鹤的举动中，有勾引他的倾向。

潘：我勾引高松鹤？你是听紫铃说的吧。警察小姐，如果你了解她和我的话，你就会知道那不是真的。我是个开放的人，而紫铃她很保守，所以我们两人在有些事情的看法上会有偏差。一些在我看来只是很普通的举动，她却认为是勾引别人。是的，而且她还有些神经质，所以她才会认为我在勾引高松鹤。

马：潘小姐，我不知你怎么会这样认为，但是我听说高松鹤自己也这么认为，而且杨紫铃为此还和他吵了架。

潘：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！高松鹤会误会我喜欢他？这不可能，他绝对不是那样的蠢人。除非是紫铃因为误会找他吵架，所以他才干脆那么说的。原来这几个礼拜以来紫铃对我有些冷淡就是因为这个啊。

马：潘小姐，也许他们真的是误会了，那么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你怎样看待这件案子？

潘：很难说，我不知道高松鹤为什么会被杀，但是我不认为是紫铃杀了他。也许是别的人因为别的事杀了他，不过我不了解高松鹤其他方面的事。

马：那么，你就再说说你对李魏铭这个人的看法如何？

潘：可以。我觉得他是个假深沉真幼稚的人。

马：假深沉真幼稚？

潘：是的，他很内向，平时看上去一声不吭的，有时偶尔也会发表一些见解，似乎很成熟、很博学的样子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他很幼稚。举个例子，平时他也发表一些对追女孩子的看法，给人感觉好像是个情场高手。可事实上，他每次见到我，都是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，有时还满脸通红，说话支支吾吾的，样子很滑稽。

马：潘小姐，我不得不说，你是个打扮过于时尚的女人。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每次见到你脸红的原因，而且说不定他还偷偷地喜欢着你呢。

潘：好像有那么一点，不过我不会对他感兴趣的。我认为他还很幼稚，不成熟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。

马：那么最后就请你说说，案发那天下午你做过的事吧。

潘：这个我恐怕不能说得很全。

马：那就按你记得住的说。

潘：那天下午吃过午饭，我和紫铃一起去高松鹤那里打牌，这是前一天晚上我们约好的。所以，十二点紫铃就来喊我了，当时她兴致很高。我让她等了一会儿——迟到是我的毛病，不过我每次迟到从不超过十分钟——然后和她一起去了高松鹤家。因为迟到，到那里后我还被他们捉弄了。

马：捉弄了？

潘：是啊，在后来吃蛋糕的时候，高松鹤趁我不注意把奶油涂在我的脸上。

马：哦？那天是谁的生日吗？

潘：不，不是。只是我们那里新开了一家蛋糕连锁店，所以紫铃买了来，请大家当点心吃的。

马：那么你有没有反击呢？

潘：当然了，马上我顺手也把我盘里剩下的一点奶油抹到了他的脸上。

马：那么其他两人有没有加入你们的“战争”？

潘：没有，没有。紫铃只是傻笑着走到一边，开始收拾桌子。



马：那么李魏铭呢？

潘：他啊，还是和平时一样深沉着脸看着我们俩。

马：哦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刚才忘问了，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吃的蛋糕？

潘：让我想想，五点，不，应该是五点不到，四点五十分的时候。

马：这个时间确定吗？

潘：当然确定，平时我们一起玩牌一般都要到五点半。那天因为紫铃买了蛋糕，所以我们就在四点五十分结束了第三局牌后一起吃蛋糕了。

马：你们玩的是什么牌？

潘：升级啊，两副牌的。

马：明白了。那么你们吃蛋糕时，牌有没有收起来？

潘：有啊，我记得当时高松鹤叫李魏铭去把牌放好，顺便再把他那把西洋水果刀拿来。

马：为什么要拿那把刀？一般卖出的蛋糕，店家会在里面配上刀具和盘子啊。

潘：那是因为我一开始争着把蛋糕拿出来时，一不小心把店家配的那把刀碰落在地上了。

马：嗯嗯，吃完蛋糕，你们又做了什么？

潘：吃完蛋糕，我就回家换衣服去了，准备晚上再一起出去吃饭。

马：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

潘：五点一刻。我们说好六点整在花坛碰头后，我就和李魏铭一起离开了。

马：你和他一起离开的？为什么？

潘：因为他晚上请客，要去附近的储蓄所取钱。顺便高松鹤还叫他把蛋糕盒子、盘子一起带出去扔掉。

马：那么那时杨紫铃没有离开吗？

潘：没有啊。好像我们离开时她还在帮高松鹤整理屋子。你知道有两个男人住的屋子可是又脏又乱的，每次都是紫铃帮着他们整理。

马：是的，男人都是懒鬼。那么你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的吗？

潘：不知道。那以后我还是和你们在一起时才又见到她的。

马：是的，我要你带路去她家找她。当时她还在家里换衣服。

潘：是啊，一身很漂亮的红色无袖连衣裙，估计是高松鹤送她的。

马：你怎么知道？

潘：她自己不会买无袖的衣服，即使是夏天，她也喜欢穿着袖及肘部的衣服和摆过膝盖的裙子，要不怎么说她是保守派呢！

马：呵呵，所以你以为那是高松鹤送给她的。

潘：只有他送的，她才会兴致勃勃地去穿。警官，请恕我直言，我认为紫铃根本不可能杀高松鹤，就那天我和你一起进去时，我觉得她的表情是幸福到了极点，好像……

马：好像什么？

潘：好像马上就要嫁人似的。

马：这个我也感觉到了。不过现场却有证据证明她是凶手，而且她也承认了。潘小姐，如果你相信你的朋友不是凶手，那么你认为谁会是凶手呢？

潘：这个我也不知道。

马：好吧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再说说你和李魏铭一起发现现场的经过。

潘：那天我回家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后，一看已经六点了，所以急急忙忙地赶出去。因为你知道，那天下午我因为迟到，已经被高松鹤捉弄过了，所以我怎么也不能再迟到了。可是我跑到花坛那里一看，却发现只有李魏铭一个人。我虽然有些

吃惊,但并不觉得奇怪,当时我甚至在想,这下可以向高松鹤报仇了。于是我和李魏铭聊起天来,一直到了六点半,才觉得不对劲。我问李魏铭要不要打电话找找他们,可李魏铭说我们一起去出出他们的丑,让他们请客。我想也好,反正高松鹤下午出了我的丑,现在正好报复。于是我们就去了高松鹤家,可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他跪趴在桌前。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可一会儿李魏铭就叫起来,说要报警,那时我才知道高松鹤死了。

马:嗯,很好。那么潘小姐,最后一个疑问,你所说的去出出他们的丑,是什么意思?

潘:这个啊,因为李魏铭平时总是一副假装成熟的样子,所以在胡侃乱聊时,我就故意说他们两个可能在家里偷欢,看看他对此有何反应。没想到他倒认真起来了,要去出他们的丑。我那时也没细想就跟他去了。

马:事实上,你知道像杨紫铃这样保守的女人是不会做出那种事的。

潘:说实话,当时我没考虑到这些,我只想着逗李魏铭,只想着报复高松鹤。

马:谢谢,占用了你很多时间,你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很大。

“嗯,从这两人的笔录上看,他们也都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。”

“是啊是啊,小冶说得不错,确实他们都有可能是凶手。不过,我总觉得那个叫潘芸的女人太实在了一点。”

“太实在了一点?”马亚男不明白地问。

“是这样的,她不但讲了她所知道的事实,甚至还把自己的想法、心里的感受也都说了出来,什么看上去杨紫铃像要嫁人的样子,这个绝对是她的主观感受吧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

“但是不可能就凭此推断她是凶手吧?毕竟李魏铭的话里,

也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。”

“你还是怀疑他？罗修。”

“是的，我始终认为性格决定是否杀人。如果从本案的特点出发来描述凶手，那么只有他最像凶手。不过在阐述我的分析以前，我想听听马姐你们是怎么拘捕杨紫铃的。”

“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马上怀疑她，但是在回局里调查的时候，她就自己承认杀了人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们就改为逮捕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马亚男点点头，“也许我不该先审潘芸的，这样我就有时间审问杨紫铃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面上露出耿耿之色。

“是那位刘云飞刑警审的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不然杨紫铃也不可能轻易承认。虽然我想未必就是刑讯逼供，但是她的那种性格决定她会这样的。”江泉摇摇头，啜饮了一口冰咖啡。

“后来马姐没有再审吗？”田冶问道。

“我又进行过几次提审，但是她每次都说：我已经承认了，就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吧。每次她都是以泪洗面，看起来怪可怜的。”马亚男皱皱眉头，“罗修，我这里还有当时小刘的调查记录，你也看看吧。”

刘警官(以下简称刘):你的名字?

杨紫铃(以下简称杨):杨紫铃。

刘:年龄?

杨:二十二岁。

刘:你和死者高松鹤是什么关系?

杨:他是我男朋友。

刘:他是你男朋友,你们住一起吗?

杨:不,我们没有住一起。